



太平御覽卷四百

人事部四十二

叙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汚行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辭聖節應聖人

命不拘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也患生

又襄公三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

夫曰焉聖人武仲多智我將飲酒而已爾行何以聖為

又昭公二日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老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然終

道立其志成周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以剛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

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言而不行拒

逆忠直之規而不納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獻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惟聖人元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

於善則為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

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一又曰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也社鳴則教

舍則唯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符圖

也書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及初攝命乙起河出圖聖愛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攝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

思之以受曆數也

尚書太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

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

海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

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校以教學

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

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

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節符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此三

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

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

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父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  
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  
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鷺<sub>若候</sub>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  
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昔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聖者歟荅曰曰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皇王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

聖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蚩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園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踈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尸子云曰抄本另提行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王鏗三歲喪母及漸長向母所左右告以早止便

思慕蔬食自而生也

韓子曰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躰本冉有伯牛閔子顏淵具躰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現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若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

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

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拾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

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躰本冉有伯牛閔子顏淵具躰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

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

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拾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

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

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宜所得

又曰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

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玉知而好間故聖

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干世主

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樵悴

堯瘦臞其俱舜微禹胼胝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

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

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

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為急謂成功似遲而速

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

延頸舉臚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德覩者不識其鄰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

所為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為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  
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斗斛鐵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監

若名曰聖俗曰一名哲俗曰一名先俗曰一名通俗曰

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此人天下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

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初學記作但盡  
陰陽云

楊方五經鈎沉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  
人所盡所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  
而理尽自然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之聖者欤曰知

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

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所能非

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廈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

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

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壯

然下有知字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

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

貢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

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少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

也翰蔚駉駉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彩異於徇格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

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声也通也言其聞声知情通於天地調暢

### 萬物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

地合而通之

袁淮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聳育跛蹇皆能復之

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將子萬机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仲武之主亦須佐輔

王衍論曰聖人盡眾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

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

論學記引作五行

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

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

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教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圖墓書曰青鳥鳥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

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

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第

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

孔子之言悲盛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田

來今汝欲聞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

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士禮僮禮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前定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十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叙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

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末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白駒而

繫之維之以末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白駒而

繫之維之以末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白駒而

小注刺其云云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蒞事惟能

又旅燹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能也

察也察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筭也貧者人之所憂而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孫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精者為賢治身以練神

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識常戰慄恐  
懼故舍於樹下而斷焉聽斷馬勞身者苦體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  
周南無美而召南之有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  
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  
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而  
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宣子荀寅瑤宣智果曰不如  
霄也智果荀氏之族也宣子曰霄也從人也對曰霄之

恨在面瑤之恨在心心恨敗國而恨不害瑤之賢於人者  
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髮髮長大則賢髮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必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  
不仁仕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  
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大史掌  
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曰季使舍於冀野曰季晉地見冀缺釋其妻饁之相  
敬如賓釋耘田也野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

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  
臣見其賢不忘教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人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何如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財四子者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賜能敏而不能詘詘人唯辯敏亦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務莊亦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

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復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計之取

陳國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

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

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

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

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

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

才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子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

治之國前事則退客賢信其所以退欲靈公悅而敬之又

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

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

侯子思之與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

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入君之言則公儀子愈

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書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

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

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及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  
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羈旅於  
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  
君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  
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己心行道以為己住處則不  
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  
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野有螿蟲葵藿為之不  
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  
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既而相  
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  
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非禮不進  
非義不受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家寡賢尹文子曰使國  
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  
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乎曰敢問歎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二也用賢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北有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尚田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之武子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

孤臣敢以為賢

孟子曰國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佻氏有佻氏喜使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之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伯里奚之未遇時亡號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

皮公孫公枝得而悅之秋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賈之五  
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  
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為信  
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  
必有功號曰五殺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日人之患不  
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  
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  
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田君胡為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間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贖之贖視也音贖期以一月六

月而反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合於君前甚聽

其言君聽易曰漁其群元吉漁者賢也群者眾也無者吉之始

也漁其群元吉其佐多賢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

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

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日瑤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身者當其害達賢

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合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

以聖賢為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之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

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駭

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

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

何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

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

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

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

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中問謂紹介也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豎在草木曰繫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群賢以為六駟託豪傑以為舟楫

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譎瀆謀能應機稱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荀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伐賢謂之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之俎上之脯指掌中

風俗通曰聖堅也堅中廉外也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壇

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弓與諸息姪就穎川荀季和父子于時  
德星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

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

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

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

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

子何以賀之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

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淨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

詭特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論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

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躬大聖之德

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希

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候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一

鍾子菟堯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之進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前卷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十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道德

禮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俊高大

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  
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  
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

不而亂以欲忘道則惑不樂道謂仁義也  
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譽古道求名  
古之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為私好惡  
動必循先王之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信皆  
以道為本故子勤道

周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  
道德者正

謂問事  
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

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日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學康子先自正也偃外

民之化下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其非常道

可道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馘子珮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告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匡上

子貢乘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蹠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

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

子思一條在  
莊子之前

也子貢涉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治亂以為定上下之儀也

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人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也

揚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

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摭鐵論曰以道德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為冑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

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舖道醇飲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

瑩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道猶春陽之柔物也履深水而不寒結

本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弘廣多

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傳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日至德二日敏德三日教德孝至德中和

之德敏德仁義順時教德尊祖受親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禮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勲親親暱近遵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文湯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乃行種布也

德下合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大甲曰德惟治否德乱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乱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曰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

美即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又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有德謂在五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

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為節人有刈恭

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

盆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為預汲水

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

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

事之逾謹時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

毗又疫其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袞獨不出諸父



強之不可曰哀性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極哀  
臨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而哀亦無患害宗黨歎  
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自送之謂  
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舊為南郡內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  
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  
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惟不失德是以為德人惟道  
而德之必有失焉

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閉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及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  
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鵬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身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

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揚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傳子曰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參同契曰道成則就潛伏侯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

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既赦矣幸無使王烈聞之

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礫砢義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

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夏江夏黃

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資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

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為豫章

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為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

母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母歸勿言方為教之後

賢資禮詣元為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為孝子時

令河內王渙政尚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

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鷂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鷂不如

鳳凰故不為也渙感覽言用措威刑

會稽曲錄曰鄭弘字巨卿為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勾章

任尚居素温富乘鮮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愠

容弘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

而尚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荅弘謝曰

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賀以相催促  
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鬪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為無益  
故不敢荅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  
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  
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魯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  
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  
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人自為兒童不為戲弄等類  
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返

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  
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  
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

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  
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子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  
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  
又曰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  
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其可得

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  
常無先諮又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

或不盡去固遠耶

潘勗別傳曰勗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則為已有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人幼以至性稱遇見荒亂家貧賣魚曾官發魚魚貴數倍嘏取宜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也亢禦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

報 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為丞相寬大好禮禮初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綬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

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于學尚書於晁錯注云比干字少

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

人後為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

家中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

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雨漬止送

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

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杖以授比干

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咳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

為謁者使脩石舊河歲活數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太子大傅禹曰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

代必有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袁

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

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

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

為阿附反虜去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

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其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

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為縣獄吏決平嘗曰東海于公高

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尋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

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謝丞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

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剪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伐

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

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求興自墾稻田

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

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長興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

凡二十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

候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為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構陷

無辜公剝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

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

誰與為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

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

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

夜惠王之會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為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

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赦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澗之間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為鷓臯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錄曰鄭弘為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即今之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童各競竟爭水共鬪香預為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資酒及肴勞問里中父老以此為常

益都耆舊記曰王恂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

絕恂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

絕恂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

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其日  
風飄繡被復墮忱前即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  
人見之喜曰令擒盜矣問忱得馬忱說其狀也具道得馬并繡被狀主人  
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  
物忱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為說之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不  
意卿乃葬之大恩又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  
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辭讓而去特彥父為州從事  
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由是顯名  
後美亦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

食其田禾既不可止遂為斷芻多着牛家門中不令人知  
數如此牛主驚慳不知為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便  
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遷書令及除出發之官道經  
江夏遇寇賊興起劫奪陽無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  
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飢有餘米  
糶之夫人恒搯斛糶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搯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大顛顛頊學乎祿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

附彛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

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周禮地官下曰師氏掌以媯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也者教也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則司事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心喪三年心喪感容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

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

祭主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

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尤

之

又日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無官於五服五服不得

不親

又問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鄉人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老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為政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矣師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  
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素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十二歲  
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  
為師七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叅為齊相乃避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為西伯嚳熊者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  
滅殷未之封也成王學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為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  
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  
為之褚大喚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哇孟弟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朋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老

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長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太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

有異行禹心親愛敬宣而踈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置酒設

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作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

經義曰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自得服虔曰各為得宜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之

張名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固亦又曰孔霸赤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

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開內侯號褒成君常為師教帝令成

又曰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後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歛之吏聞顯宗大怒召  
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心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  
師資之情罪萬死因皆之

謝成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  
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  
列科義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  
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  
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璧雍初成拜榮為  
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

辨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受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体章帝即位  
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  
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  
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  
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  
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泣涕辭請有  
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為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坐

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  
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歎死曰伏見  
臣師大司徒歐陽歎為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歎命  
書奏而歎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拔風馬蝸蝸門徒四  
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蠅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  
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蠅  
集諸生考論圖說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  
疑義問畢辭歸蝸喟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為士大夫所慕  
李膺嘗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  
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  
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  
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卿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  
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  
乞言

又曰王承為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毘書曰習禮度不  
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師表  
尔其師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  
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  
乃死始經五朝便尔逃遁去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記曰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盧虛對  
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常逞毋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自非此毋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誦室書堂生徒百二  
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太學博士淳于岐  
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  
不可以不重觀請省拜於牀下

又前燕錄曰劉瓚字彥真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  
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粲師事之

又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  
備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

汝其師之秦世說曰王超鄧王恭軍人倫師表  
爾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禮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  
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  
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王府記  
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員半干本名餘慶與彥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干及義

方卒半千與萬旁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卜史田使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焉非

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齋戒三日

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

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騂騮騏驎離綠耳

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御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

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

心辯智必將求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傳尊師重傳則法度存師術有四

而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

誦說不懈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又曰天達之夫教也弟子安焉樂焉林焉遊焉肅焉嚴焉

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

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

荒辭立為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齒缺齒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為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刑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學師

昭照帝堯師子州支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

文王武王師呂望同公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

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

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

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駟為文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賞刺從之曰暮求留宿

明且太下床拜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爽字慈名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歎服之年

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微陳留雷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

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

賞玉帛聘望為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

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雷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躬涿

郡則蘆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

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況餞可

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揚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上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閩之市必立之本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為王霸師

論語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敷暢壅閉審定文義而

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潛夫論曰天地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尚者義德德義之

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

有至智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

師螭堯師瞽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

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而信則人不可以不

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

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

萬物為師矣

常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日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  
才可進誘

前無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據本板舊抄本校計九葉

前無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據本板舊抄本校計九葉  
前無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據本板舊抄本校計九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上四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為賓客禹為主人于時卿雲聚俊又集百  
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以八統紹王八曰禮賓小宰以  
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職事凡朝覲會同賓客  
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

又春官太宰伯職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朝聘者也

禮記曲禮上曰凡與客入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

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

也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

客

左傳曰襄四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誘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

客為上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如鄭鄭伯兼享之及享具

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

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合輸

王粟具戍人明王將納王納王於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吾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為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

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

遺其親戚孟嘗君曾侍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

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

君親已。

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盡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至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璫瑁簪刀劍室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慙

又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善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聞集論曰呂氏

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進諸大夫曰不滿千金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又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後往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戰國策曰汙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汙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息矣汙明慨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相府客館丘墟而已

又曰蘇嘗責大將軍至尊重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被親待士大夫招黜賢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婦為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

天子欲辟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

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將大

軍衛

又曰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

永俱為五侯上客

又曰城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

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

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

正坐

又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

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

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中廢賓客益少當時死

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

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傳賢遷延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賓客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不接賓客獨坐一室  
唯徐孺子來為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為尚書令送之者亦不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sup>脩</sup>殺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張璠漢記曰孔<sup>融</sup>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sup>留</sup>備亦不問其所言備性好<sup>昵</sup>時適有旄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sup>昵</sup>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sup>昵</sup>而答由<sup>此</sup>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糜竺孫乾共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筭為賓客

又曰諸葛融每會賓合樽樽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奕非或

有樗蒲投壺於是其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日

不厭勝

王隱晉書曰嵇喜為太僕廐騶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

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

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

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

迎家賓客輻輻奏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

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

寒慘厲大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

座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所拔為驃騎諮議及

卽位轉黃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為劉義隆諸子參軍事使向青州募人

長史下巴下皆諸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

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劬勞

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

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畧曰周獲梁俘王褒王克劉毅毅慄慄殷不害等至長

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分意皆厚禮待引為賓客

尹文字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孚子者客出乎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躰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

### 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夫人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

醕子羅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醕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

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

後車誠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

命令可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

匈奴駘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亡社稷存

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

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

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

大平御覽 卷四百五  
失揖讓之禮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  
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  
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  
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為上客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  
者時未知名為郡書佐殷察異之勅既過家具設賓饌及  
既至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  
卿勿怪乃方伯之噐也殷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  
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爰經冬無袴面有飢

色願得上厨

又曰漢中揚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珎有高名常請客毋盛  
為供具從窓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  
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毋觀之喜曰  
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  
膳

陸績別傳曰孫策在吳張紘為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  
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座遙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  
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當用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駿維大夫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以劉荅曰亡兄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駕篤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也從東門

入桓遙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雍至孟名著四代

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攝齋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

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葉

前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七

叙交友

交友一

叙交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嗟爾朋友

又曰朋來無咎

毛詩曰伐木讌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以

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其鳴矣求其有聲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

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

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謗之

又曰限武子利其君則忘其身忘其身不遺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見婦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躬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任信於友道

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僻友便佞友善柔損矣便僻巧譬喻也善柔誇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衛靈公衛靈公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觀注云則正文便  
佞善柔乃誤倒非  
吳本翟氏四書攷  
異采之未是

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言以告之  
不從則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舊抄本無輕字  
雲臺先生云金石經  
願車馬衣輕裘輕  
字等處皆後人妄  
添幸碑跡可見觀  
此所引乃宋善本  
未得添改者不得  
以其與各本不合  
疑之也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樂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悃悃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諱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命

大戴禮曰上親賢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俱

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俱

化矣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已者交賜也

日損好悅不若已者交故君子慎所友交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

為忠臣於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

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復為廷尉賓客又來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能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矣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逸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

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其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叅師蓋公致清淨之治竇長君

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

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鄒子曰昔刑高呂安飲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

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善相人者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

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純

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守事君其友皆誠信

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

閑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

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解乃大霸



晉陽春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為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既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為交拜親跪妻初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為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覽曰諸葛亮曰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塞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劉欽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下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康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睦

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  
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  
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倫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  
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倫曰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  
厚而北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  
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芻蕘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亡衰達不棄窮不  
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

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  
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  
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  
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  
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  
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  
以日數哉

離騷曰交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  
心也

古歌辭曰結日在相知骨肉何必親其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

交友一

左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又曰鄭子皮卒子產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

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

又曰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覆楚國復執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

見三子知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盖而語終日甚相悅願謂子路曰

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

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又曰蘇秦之先達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

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

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

藺相如叩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又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  
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武與壯士往奪  
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累干  
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  
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至益

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焉世稱王陽在位  
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  
耳相與為刎頸之交

又曰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得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  
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踈俱為京兆吏踈學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葉

無術守空格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上五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後父詣京師時河南

尹李膺簡重勅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

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

父祖嘗與僕有恩息舊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眾竒之

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君諸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

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

侍中竇憲曰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駟候憲憲  
倒從迎笑謂駟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  
年不及皎皓引與為友

又曰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  
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  
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  
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  
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叔升竟  
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  
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遠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顯與蕃舊善遂為宦者所陷乃改  
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原紹  
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乎太  
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毋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  
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

舊抄本見母下  
另空二行

稱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貧居親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縣吏遣嵩爲式導騶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勅縣代嵩嵩以傭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旣被害友人陳晉朱震時爲鉅令聞而弃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寔字伯騫勒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檐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屈暢門投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於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嘆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毋飲寔定好而別寔臨退報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史不聽義遂陽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微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屆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

式畱止塚攻脩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行式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爲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爲傭與祐賃舂遂爲交於杵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庶范與爲刎頸之交



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為慶廉。叔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且。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飢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

又曰鄧暉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暉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目繫而巳暉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喜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開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乘之於道喜怒不聽以泥塗仲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喜輒言病以此得免。

又曰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

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

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方孫早卒琰撫其孤恩若已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為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

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畧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

上堂享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為龍謂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歆為龍頭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

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瑯琊王戎沛人劉

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

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始素與魏勝同邑相善

為交勝嘗有罪吳王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勝曰

與汝偕死勝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

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

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諾乃

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遂巡出走範因突入叩

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免勝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貌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

子策與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

無通共

又曰魯肅字子恭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定僑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

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順之肅遂

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

以備不虞因為書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

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如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吳錄曰張溫字惠怒英才瓌偉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  
 淹潤帝攻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金結金蘭之好焉  
 蜀志曰馬謖縮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  
 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歿鯨興禹  
 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  
 萬之衆為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  
 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為之娶妻  
 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為人篤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簡童幼  
 相親後儼病疾瘳頓無行見楊戲經紀振郵思好如

晉書曰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  
 與王沈齊名友善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  
 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勿以  
 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晉冠吳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  
 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  
 王友學

又曰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机兄弟相親善及  
 机被誅瞻仰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曰鄭襄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袞父泰友善撫養袞如子已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有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顓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齋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旣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廐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克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又曰魯公賈謐參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頽縱宏狂飲酒誕節與溫嶠庾亮阮桓彝同志善友並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下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秀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

又曰薛蕪與同郡紀瞻廣楊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

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為鄉閭所齒晚節尅脩遂有風流美譽與沛國劉恢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袁耀卿恢比荀奉倩

晉中興書曰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人陳邵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侯天下平

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冲友善在摠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魏邊將推僑扎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八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上空四

宋書曰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弘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

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

披於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又曰何點字子皙盧江瀟人也宋徵為庶人不就與陳郡

論瀟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

齊春秋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為南

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

舊抄本王智深一條在又曰何點一條後

稍相凌駕而留嘯傲不以地勢推尚謂惠開曰我與卿並  
有何等官閑俱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忻  
然更為刎頸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  
歡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况鄉也今日與卿盡布  
衣之交適悛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宋大尉元景弟也當時名  
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  
曉謝瀹張融何點沈相淵與為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陳郡剡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  
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  
嗟賞

又曰張緬弟績遷尚書吏部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  
舌之任子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績遇  
便相推重因為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高遊唯與族兄琛從兄暉音素子洽  
從弟俶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名與裴子野劉顛蕭子雲張  
績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

何玄之梁典曰劉許字彥度與陳留阮籍李緒申金蘭之



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與典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為布衣之

交

後魏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為莫逆

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檠為莫逆之交檠將東還瞻與

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恒弊詆呵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

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梁為水部郎中

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

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又曰裴謙謙劉之字士平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

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之友

後周書曰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博隸涉

群書詞私豐瞻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

貧與樂安孫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間鄭音人也好占古玄象頗知術數

而落魄託音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交

又曰常夔斡政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

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夔至賓館夔未赴弘正

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貞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舊抄本魏書  
曰一條在後  
魏書高條下

南史曰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  
 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  
 之弘微大怒投碁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  
 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郭太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  
 嵇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國春秋曰燉煌太守李暠姑老表於段業暠稱盡忠不  
 貳橫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暠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使  
 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  
 子身勿為疑也及是暠反為嗣所構暠乃恨之  
 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嶠澠嶠澠人  
 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侖英雄主取萬戶侯乃厚相報  
 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絕人不閑弓馬畧通諸子兵  
 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昇堂拜母

板方澠池令

陳書曰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  
 遴之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畧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

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

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王峒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畧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琚義許之與同環張仲之為忘年之友

又曰蕭昕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

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又曰權臯德輿之父大曆中卒于家元和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祐為刎頸之交公祐姑家公牧羊為業公祐數襍羊以餵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愛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鄲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又曰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  
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  
忠相交友善

又曰劉黑闥具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  
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為疑建德亦  
弗之間也

又曰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禎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  
名為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  
臨山水結為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  
猷獻河南令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

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畧涉  
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芬友善

大業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  
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後仕隋  
為監察御史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  
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鄂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  
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為  
監察御史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尔所不及可與為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為刎頸之交

又曰劉裔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為郡蠻方絕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易連山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人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

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六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與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躰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館于貳宮迭為賓主是天子交死夫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為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傳子曰杜畿至許見侍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詰旦遣謂紀曰不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懼搃角為成器准與裴頴樂廣善遣見之頴謂准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

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

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

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

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

聞諸老耄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者同寮比

德以替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無異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折節下  
之終不與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  
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  
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列士傳曰六國時羊酒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  
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併糧與角哀哀至楚  
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  
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  
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特釣豈為白璧

所回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間陶隱居委紆架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接宇  
彪歡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  
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白  
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  
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  
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仲  
伯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恤疾篤命絕停屍於堂殯



歛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士世傳曰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庶始出

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庶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中

衆皆驚庶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洪

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誘納賓友賢哲與

羨等數人為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雋傑粲

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盛慟路人夕

稽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

子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寔為西

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

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與孔融作尔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

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

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

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

以供酒食之費或率尔相携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

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

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  
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為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請長安  
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  
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  
子容貌非常憲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  
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  
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

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  
某日當復親觀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  
為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  
坐盡驚

又曰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為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  
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瑗為彈冠之友

體

吳錄曰步騭與衛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躰  
夜誦經傳

三輔決錄曰游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  
同歲相善為總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薦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留志曰常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絜

凡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

相思輒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

濤曰吾門年可為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壩壩如過如綠

也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也酒無處情抱

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

名沉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為時無足為鼓琴者

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知交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

常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竊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及耳友甘公曰伊輩亦當以我為勝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歆拾而擲之

又曰荀臣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臣伯不忍去賊既至謂臣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敢獨止臣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疾促軍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味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穎雖處鄙

事神氣獨異於眾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咋筆薦焉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氣凌一座辯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

又曰支道林喪法慶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斲於野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亦隕

又曰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

有  
楊松玠談數曰太原孫伯醫醫於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  
君高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  
叔術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  
於豪嶽岩之間卒逢颶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  
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親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  
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  
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  
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何庸乎於是革子受之二  
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

賢用百酒嘉穀設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  
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  
之交友有橫波截流柎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  
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

間  
蔡邕真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辦真偽明于知人度終  
始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象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  
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迢迢景迹君子攸欽  
周祗執支箴曰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泰山道輕鴻毛

太平御覽  
卷四百九

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十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友不許

世交

父子交

絕交

交友五

傳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執素恩比同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遠近為

叔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

太公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丈夫相

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

張奧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博植友詩曰王族旋芳皆故鄉彼君子芳篤人網騰

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亦臭味異本同  
岑言以文得交以淡成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州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動簾夜  
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騫足步高衢江關寒  
事早夜露復秋草心傷姑蘇臺日送邯鄲道李郭成同舟

皆明媛番百憂時弓駕歡娛終美景敷文末清夜足勝豈異人戚

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  
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  
轉波逐彩鳳浮風花輕未落岩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

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古善哉行日沒參橫  
北斗親友在門忘寢與食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  
曰大人方願交歡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

又曰張霸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聞霸名行  
欲與為交逡巡不答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承求交吳  
質質辭之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

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欲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曰飛雖貴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色共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

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聞之大慙

梁書曰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性純夷簡質罕所遊狎河

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曾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遊焉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太春狄道人也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未嘗書刺侯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楊雄少從之遊



數稱其德李温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矣雄曰  
可備禮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  
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人力因荀粲說合之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令虛譽  
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神而躁博而寡要外  
好名利而內無關鑰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  
罹禍况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  
志其具存

一世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遊長安與崔篆  
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僖愛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少及兄尊等受故至今表毅貸  
雖經抑宿音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  
交遵等所取善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傳襄五年曰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  
子相善聲子子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時  
如晉遇之於鄆郊班荆相與班布也布荆室  
魏書曰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

聲子子朝之子也注  
文此誤作大字抄本  
同

魯國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

王隱晉書曰王戎隨父渾在郎舍日時阮籍亦為郎每詣

渾輒云與卿語不如阿戎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陵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為

河間邢邵所賞邢只與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

蚌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建於財父黨揚子雲

已下莫不造門

唐書曰郗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紀覽父友顏真卿蕭穎

士輩與之討論經傳論難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

交旬之間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泰祖仕郡為功曹陳仲舉時年十

五為父齊了詣勤預而祭之明日造馬仲舉父出迎勤勤

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道學論曰許邁字叔齊清虛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

返故自改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

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

東晉吊蕭孟思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思者父昔為御史與

哲先君同僚孟思及哲且有同遊分義早著孟思夫婦皆

云門無立副哲時有伯父從兄之憂未獲日致之一篇以

予其媿

絕交

手訶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冠謝曰嬰雖

不仁免于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

於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縲絏之

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故

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以

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舉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友為

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

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友為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初少厲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邵邑人

李達杜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終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

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

歲後從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  
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弼為人淺而不議物情初生黎荀融友  
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  
吾友也

徐廣青箱記曰相國掾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調友善鄭

衰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逖與祖班以文儀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為俊  
耿班之女將免魏彥深也等以告逖仍付蜜啓令其奏聞

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為及班被  
出逖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唐書曰常渙貫之之子也太和六年擢進士兄温與御史  
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御史謂渙曰高二十九持憲綱  
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渙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可輕  
耶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終不詣元裕之門

袁淑真隱士傳曰鵠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弊履  
穿以鵠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  
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鵠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絕焉

新序曰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司馬之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通而後知真夫吾輟行辭

曰子言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  
不為免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也吾因子而  
生不若及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  
因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故免  
也遂觸裔而高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又知而  
出之愚也佞而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  
惡以吾力王吾亦耻以比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博于業不  
忌于居犯禍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利進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純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迨於雲閣是

曰談交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因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曰窮交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纒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輪鳳輿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  
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搯腕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於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輶坐客恒滿及暝自東越歸骸洛浦  
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大行孟門豈曰漸絕是以耿介  
其若斯獨立萬山之

鶴身展展同群

君子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  
不為免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也吾因子而  
生不若及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背鄙辭曰吾義不  
因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故免  
也遂觸裔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又知而  
出之愚也佞而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  
惡以吾力王吾亦耻以比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博于業不  
忌于居犯禍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利進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是

曰談交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因於湫  
隘列頸起於苦蓋是曰窮交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纒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輪鳳輿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  
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搯腕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於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輶轉坐客恒滿及暝自東越歸骸洛浦  
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大行孟門豈曰漸絕是以耿介  
其若斯儻立萬山之  
鶴身展展同群

袁婦毛褚左軍詳交二皇后

王詐臨御皇朝將軍之

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遊起少長雖世譽先後而

臭味同歸平昔之交與數而降其跨之欣隨位事而替雖

欲詠濠四脫落儀削其能乎

稽康與山濤絕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為輪曲者必不

為楠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強越人

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澗陳說

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十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七景

